

大师傅杂记



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

带着问题意识读书

课余,总有学生来问:老师推荐几本书吧?这实在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,因为这要结合你的专业特点、兴趣爱好、不同学习阶段等来分析判断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读书习惯,相互交流是可以的,要给别人做读书规划什么的,误人的可能性极大。但要说读书方法,倒是怎么说都行,因为别人不一定采纳,就是采纳了,说明这方法管用,绝对没有坑人的嫌疑。

读书,无非两种:一种是养性的境界,所谓“你的气质里藏着读过的书”;一种是解惑的需求,所谓“书犹药也,善读之可以医愚”。把读书当看病求药,其实就是说读书要有问题意识,要带着问题读书,你选择书的标准就是要涉及你当下正思考的问题。近来讲授《中国传统文化概论》,许多的“惑”就是在有针对性的阅读中解决的,这个过程让我体会了孔子说的“学而时习之,不亦乐乎”。

一

关于对传统文化的态度。一般讲传统文化的书里,讲到新文化运动,再说说毛泽东的论断——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,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,就完了。可想想“五四”时反传统、“文革”时破四旧,这还是没说清楚啊。

读陈平原先生文集《“新文化”的崛起与流播》,找到了对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评价的部分答案。陈平原先生认为,今人对于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巨大声势的描述,颇有夸张之嫌,所谓“全盘西化”的主张、“礼教吃人”的控诉、“打孔家店”的口号,在1920年代的中国,只是对于知识青年有较大的感召力。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存在极端、激进和绝对化等问题,但其批判的立场是有其历史成因和价值的,甚至可以称作是一次成功的“文化断裂”,“晚清”到“五四”这段时间,就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断裂。而中国文化史从一开

始到今天,几千年一直连绵不断,从来没有断裂是不可能的。我们是不断断裂,不断修补、接续。

而读钱穆先生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》,我得到了更有说服力的观点。钱穆先生认为,因对清朝政权之不满而扩展为对全部历史上的传统政治的不满,进而再表达为对全部历史传统文化的不满,“但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,一般人对国家以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就没有了”,“试问哪里有无历史因袭的政治,无传统沿革的制度,而可以真个建立得起来的?”对这个反问,我们可以得出肯定的回答。

后来读阐释学的一些著作,使我对传统有了更深的认识。比如对“温故知新”这个成语,我们起码要理解为“先温故后知新”,更高的理解应该是“温故了就一定去知新”。就是说“创新”是从“温故”来的。据说,20世纪西方哲学的最后结论是:所有的创新,都来自对传统的重新解释。今天我们为什么缺乏创新能力?为什么开始重视传统文化?答案就在这里。

二

关于文化与文明。有人编了一本普及读本《中国文化概论》,其中讲到要将文化现象与文化本质加以区分时,举了个例子:在厕所的墙壁上写上诸如“向前一小步,文明一大步”的提示语,只能说是赋予了厕所这一特定的载体一点文化色彩,并没有使厕所这一建筑物成为一种文化。学生就问我了:既然广义的文化是“人类在社会活动所创造的一切,包括物质与精神的创造及其成果的总和”,那“厕所”怎么就不是“文化”呢?我说,这个人不是真正的文化学者,他只是在拿狭义的“文化”概念来论述,狭义的文化排除了人类社会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部分,专注于人类的精神创造及其成果。他在这里犯了个小小错误,就是没搞清楚什么是文化、什么是文明。

前段时间读德国学者伊里亚斯《文明的进程》一书,作者是这样界定文化和文明的:1、文化是使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,它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

我和特色,因此,它没有高低之分。而文明是使各个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的那些东西,表现着人类的普遍的行为和成就。换句话说,就是文化使各个民族不一样,文明使各个民族越来越接近;2、文化是一种不必特意传授,由于耳濡目染就会获得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,而文明则常常是一种需要学习才能获得的东西,因而它总是和“有教养”、“有知识”、“有规则”等词语相连;3、文化与传统有关,表现着过去对现在如影随形的影响,而文明与未来有关,表示着将来普遍的趋势和方向。

这就让我们明白了前面那个例子的荒谬性。

三

讲“中庸之道”会引《论语·雍也》的这段话:质胜文则野,文胜质则史,文质彬彬,然后君子。疑问是:“文胜质”跟“史”有什么关系呢?读龚鹏程先生《有文化的文学课》,讲到“文质彬彬”,说这本是孔子论史的意见,而历史本来就跟文学的关系很密切。这就豁然开朗了。

龚先生认为,古史多夸饰,所以孔子说“文胜质则史”。只要看小说家之出于稗官野史就明白了。古史大约颇多此类小说家言街谈巷议,固不免于添油加醋,就是邦国大事,也未必就能尽属实录。孔子对此风气,是力主改革的。自作《春秋》,笔法严谨,就是明证。但孔子并不会因为反文饰太过就反文趋质。他非常明白:“言而不文,行之不远。”因此他说“质胜文则野”,野就是粗鄙无文之意。总的就是要求文质得中。后现代史学认为:历史本来只是写出来的故事;没有被写出来的,都已经不可知了。历史存在哪里?不存在于赤壁真打的那一仗,而是存在于对赤壁的书写。所以历史本质上即是文学,其写作手法也是文学的,里面充满了各种夸饰、想象和虚构。实际上,历史事件之真实是不可知的。读《项羽本纪》,想想:楚霸王垓下被围,四面楚歌,叹息“时不利兮骓不逝,虞兮虞兮奈若何”以后,虞美人自刎了,项羽带28骑冲出重围,最后也在乌江自刎了。那么这一段哀伤缠绵的英雄美人事迹,转化为

我们至今仍在上演“霸王别姬”剧情,又有谁得而录之?

龚先生说的很精彩,只是我仍然有一个疑问:就算早先的历史叙述是虚浮的,子曰“文胜质则史”也确有道理,可您举的司马迁《史记》里的例子是在孔子之后啊,这合适吗?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脑子里打转,直到后来看李开元先生写的一篇博客,才解开我这个疑惑。

李开元先生是针对有人怀疑司马迁“不是严谨的历史学家,而是编故事的文人”的说法提出反驳的,而他的这个分析应该是很中肯的:“鸿门宴”和“项羽之死”,分别出于当事人樊哙和杨喜的口述家传。司马迁与樊哙的孙子樊它广有交往,杨喜的第五代孙杨敞是司马迁的女婿。“鸿门宴”和“项羽之死”都是司马迁根据樊它广和杨敞的家传口述写成的。郑重口述传承的背景,正是其之所以如此生动感人如此细微传神,真实得使人怀疑的原因。

可见,所谓的学者,也是“术业有专攻”的啊!

四

在讲中国古代教育的时候,谈到“有教无类”(语出《论语·卫灵公》),通常的解释为:不管什么人都可以受到教育,不因为贫富、贵贱、智愚、善恶等原因把一些人排除在教育对象之外。这体现的是孔子“教育面前人人平等”的思想。可总觉得解释起来有点不顺,这个“有”怎么理解?而且,如果从孔子那会儿就提倡教育平等,到现在怎么还是做的不那么好呢?

读了易中天先生《先秦诸子百家争鸣》,看到了另外一种解读才稍稍开了点窍,里面提到了谢质彬先生的观点:所谓“有教则无类”,就是说,人,原本是“有类”的。比如有的智,有的愚;有的贤,有的不肖。但通过教育,却可以消除这些差别。这就叫“有教则无类”,简称“有教无类”。可见“有教无类”是教育的结果,不是前提。

原来,孔子讲的不是我们通常说的意思啊。这事非同小可,于是继续求证,就读到了石毓智先生的一篇博文,他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分析的。

他说,表达“领有”这个概念的动词,在世界上许许多多语言

中,都发展出了一个重要用法,放在动词前,表达该动词所指的动作已经完成。这是人类语言的一个普遍规律。比如,大家都学过英语,英语中的have(有)出现在动词eat(吃)之前,表示“吃的行为已经完成”。很多汉语的南方方言都有这个用法,经常听到他们说“我有吃饭”,这样你就放心了,不用担心再招待他们了。

“有”的上述用法,在先秦汉语中也存在。下面是比《论语》更早的文献《诗经》中的例子:

子兴视夜,明星有烂。《诗经·女曰鸡鸣》)

女子有行,远父母兄弟。《诗经·泉水》)

学界普遍搞不懂“有”在这里的意思,所以你翻开词典,就会看到:有,词头,无义。语言中是不存在没有意思的词语的,否则,我们吃多了,干吗去说它。上面第一个例子的意思是,一位男士晚上起来看天空,发现启明星已经亮了。第二个例子则是说,女子出嫁了,远离自己的父母兄弟。很明显,只有出嫁的行为已经完成,才有远父母兄弟的结果。

这样,“有教无类”中的“有教”,准确意思是,“已经教育了”,或者说“教育的行为已经完成了”。

至于孔子能不能真正做到“有教无类”,或者这种思想跟西方教育“有教有类”的观念孰优孰劣,这是另一回事。我只是还有个更大的疑问是,谢质彬先生在1989年就提出了这个观点,为什么近30年了,就没有被普遍接受呢?这可是涉及教育的大问题啊!

以上所举都是“带着问题意识读书”的例子。需要说明的是,对于所有的疑问,世人会有不同的解读,通过读书解惑,也只是选择你认同的答案而已,这没什么对错,只要能解释通就行了。

